

河堤向西

■常全欣

几场秋雨过后，天高气爽。整日忙于工作，难得偷闲，便抽个双休日，带着妻子，骑着单车去看“赏秋”。

我和妻子不喜欢城市的车水马龙，却喜欢带着泥土味道的田园景色，便决定沿河堤往城市西边去看看。突然离开闹市，耳边没有了喧嚣，眼前的村庄、田野，一起寂静起来。

秋天的太阳照得人浑身发软，风刮到脸上是粗糙的，带着田野里热辣的汗气。两排杨树、柿树、桐树夹裹着的一条小路迎接我们到来，这就是西河堤。准确的说，是过了汉阳路周口船闸西边的河堤。小路之上，一片片落下的树叶，堆成一个个松软的小堆，懒散地卧在那儿，像回忆着这一年成长历程。记得初春的时候，我和妻子到这里游玩，两边的树木刚抽出嫩芽，边上的油菜花开得正艳，田野里的麦苗绿意欲滴，几月之后再见，已是换了季节。

柿子树是西河堤的一大风景。一棵棵或古老的、或年轻的柿树，经历了一个春夏的生长，又为自己增添了新的年轮。深秋时节，它们将积蓄了一年的能量，都通过一个个红彤彤的柿子迸发出来，身上挂起了一盏盏“灯笼”。结得早的柿子，裂开了皮，露出浅黄的果肉，让人看上一眼，就能感觉到甜味儿。还有一些石榴树，也结出了许多果实，这些长在田野上的石榴树，看上去虽然没有庭院里的高贵和矜持，但它们丝毫没有因此而懊恼，也在蓬勃地生长，认真

地结果。这些柿子、石榴，正好为鸟雀们提供了秋日的佳肴，一群刚吃过田野里的虫儿的鸟雀，呼朋唤友，扑愣愣地飞到树上，叼上一口柿子，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河堤南北两面是肥沃的农田。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小城周边的一些地方，还保留着原始的农村风光。我和妻子沿着一条小路，走下河堤，近距离地接触田野。正值秋收季节，地里的玉米、大豆都已成熟，它们原本青涩的身躯，如今褪成了一身金黄。可以想像，在刚刚过去的盛夏，它们有过怎样狂烈的肆意和放纵啊。一块地里种的棉花，还在吸收着大地的养分，棉枝上的棉桃，像一颗颗青黄色的小球，紧紧包裹着，顶端露出白色的棉絮。偶尔几声秋虫吟唱，偷偷地钻进耳朵里，田野里，静极了。

农田北面，就是沙颍河。秋天的阳光照在河面上，荡出一条条金色的波纹。这段沙颍河，因为有着周口大闸的深情挽留，河水更加丰裕，身段更加丰满，想必在炎炎夏日，定是游泳爱好者的水上乐园。在河边，有几位垂钓者悠哉悠哉地钓着鱼，享受着自己的慢生活。

河堤向西，有着朴实的村落，沧桑的老屋，清幽的小路，肥沃的田野，无不透露着独特的田园之美、原始之美。对于一个在农村长大的人，游历于此，就像一次精神上的回归。

在返回的路上，接到父亲的电话。进城的父亲，捎来了表哥新摘的花生。我催促妻子加快脚步，妻子不解。“我想尽快闻闻故乡的泥土味道。”我十分文艺范儿地说道。



■朱社会

有书相伴



■焦辉

在熙熙攘攘的红尘里，日子以各种形状和面目，变幻出浮躁和焦虑侵蚀身心。有时候生命就像水底的石头，被打磨成没有个性的千篇一律。迷茫和空虚像云彩一样笼罩，无可排遣的孤单如影随形。幸好有书籍慰藉，有书籍相伴，人生自有一番别样幸福和乐趣。

茫茫暗夜，有书相伴，能发现星的璀璨与月的皎洁；甚嚣尘上，有书相伴，能宁静心灵获得诗意；琐琐碎碎，有书相伴，自能清风习习万虑皆明；风雨霜雪，有书相伴，自有三分坦然三分豁达四分沉静。岁月深处，翻转涌动着凡常烟火与花开叶落，书香浸润下，一切变得美好恬静。孤灯单影，捧一卷书，于寂寞里呈现极致美丽。

读书，同时也是读自己，灵魂宛如鸟儿，轻盈来去字句间与现世里，体味思想之博大、知识之浩瀚、生命之喜悦，灵魂带着书香，高贵而温暖。大雪掩门，二三知己，围火炉，品香茶，各自读几页书，交流些心得与想法，言谈甚欢，其乐融融。我常见有知己三五聚在一起打麻将，虽也热闹和欢娱，却白白浪费掉时光，加重了生命的浊气，失掉了灵气。

安静地读书，是世间最美好的图画。中午经过工地，一个民工斜斜躺在一堆横木上，秋天的阳光缓缓飘洒，给世界以明丽。他捧着一本蓝色封面的书，安静地读，神情沉醉，浑身散发出一种灿烂的光晕，在他的心中，一定感受到了别样的美丽。文联办公室的窗户，正对着人民广场，阳夏苑里的树木在浅秋里弥漫出成熟的厚重。大理石圆凳上，有个小女孩捧着书趴着读。她大概有六七岁的样子，穿着白色的衣裙，远看，宛如一位仙童。一次去邮局领稿费，队伍排得很长，叫号机有故障了，只能人挨人排队，站久后，腿脚酸疼，心情开始焦躁，眉头也皱了起来。有个女子，穿橘黄色的风衣，排着队，认真看一本书，神情安详，我仔细看了下封面，是法国作家卢梭的《瓦尔登湖》。排队的时光，有书相伴，原来也可以如此美好。只要打开一本书，安静地读进去，是在落满阳光的阳台上还是明净的书桌边，或是在行驶的列车上，或是在喧闹的菜摊旁，或是在餐馆等菜的片刻，或是在优雅的咖啡厅，或是在乡野田间，都没有什么分别，所得的喜悦和知识完全相同。

有书相伴的生活是多彩的，有书相伴的时光是诗意的，有书相伴的生命是高贵的，有书相伴，是人生一种莫大的幸福。

■朱社会

已是凌晨三点钟，环顾四周，满是橘黄的光，透过冷色的霭，无声达到任何一个可以有缝的角落。滚动的喧嚣，似乎在一天的骚动情绪过后，疲倦到不知所以。

狂野的四轮飞车，在华灯里，耍着横，发着疯，怪声轻烟里，让虚假的繁华，流动成河。

叫与卖，宠与辱，悲与喜，叠成各种熟悉与陌生，让曾经刹那的妄想，几乎成为真实。这一切，在人海里漂移沉浮，盘旋扭曲，在一段长河荡漾之后，随日影月亏，最终面目皆非。

一把风笛，袅袅响起，空声回荡。此时，我就站在面对广场的十字街头，任真实的存在，随风离去。想要回想什么，已记不起！